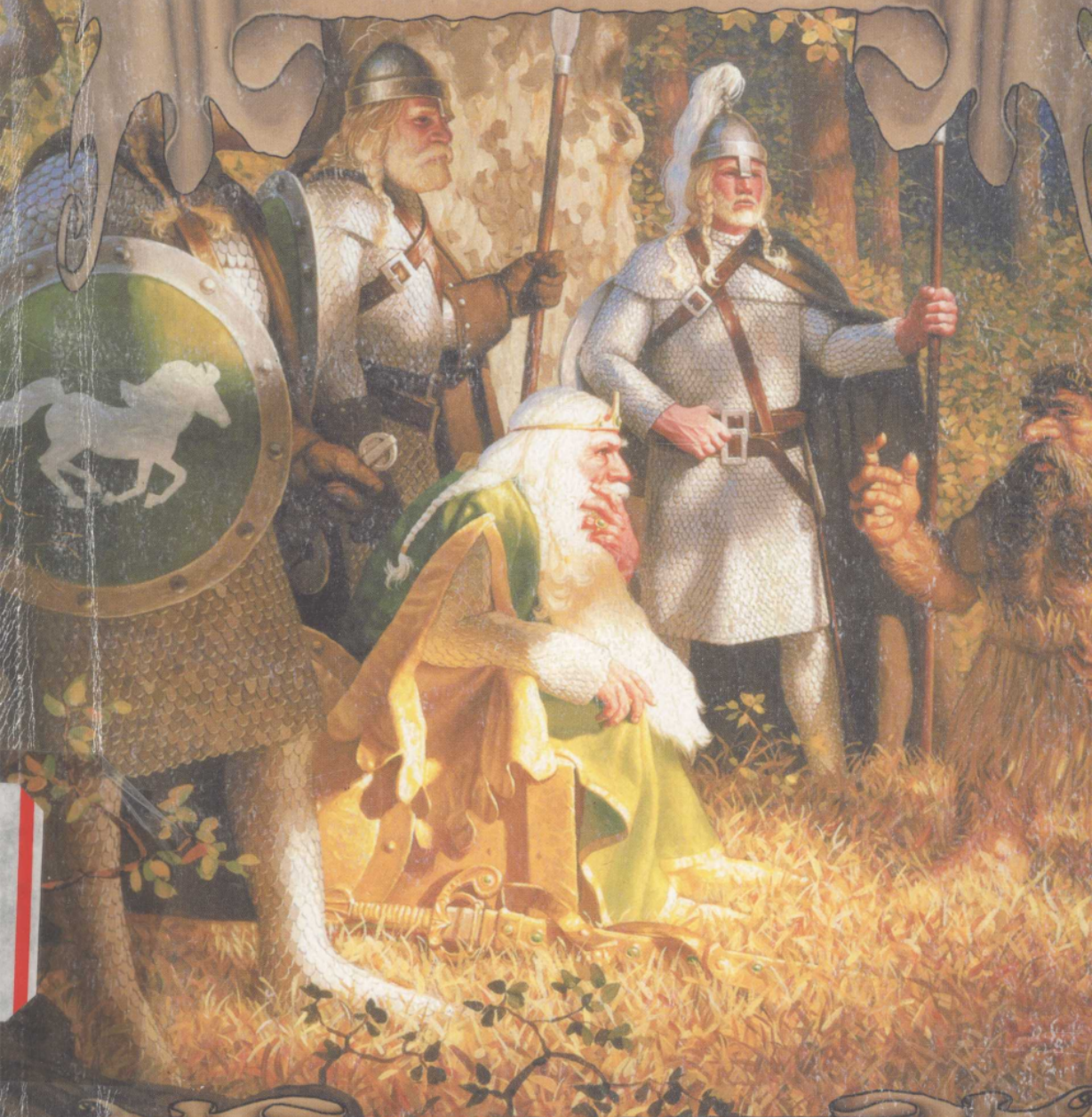


魔戒

(指环王)

王者无敌

THE LORD OF THE RINGS



The Return Of The King

魔戒传奇系列

魔戒再现 21.90 元

双塔奇兵 17.20 元

● 王者无敌 18.90 元

霍比特人(前传) 12.20 元

魔戒魅影(全彩) 19.80 元

ISBN 7-80657-399-2



9 787806 573990 >

ISBN 7-80657-399-2

I·317 定价: 18.90 元

魔戒

(指环王)

王者无敌

[英国]托尔金 著 汤定九 译 郭少波 校订

THE
LORD OF THE RINGS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戒(第三部):王者无敌 / (英)托尔金(Tolkien, J. R. R.)著;汤定九译.-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02.4

书名原文: The Lord of the Rings: The Return of the King

ISBN 7-80657-399-2

I. 魔... II. ①托... ②汤...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4732 号

Copyright © 1954 by J. R. R. Tolkien.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1 by Yilin Press.

登记号 图字:10-1999-048号

封面图画授权: Artwork © Greg & Tim Hildebrandt (All Rights Reserved)

FOR ORIGINAL HILDEBRANDT ART AND COLLECTIBLES VISIT -

<http://www.spiderwebart.com>

书 名 魔戒(第三部):王者无敌

作 者 [英国]托尔金

译 者 汤定九

校 订 郭少波

责任编辑 张 遇

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, 1995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E-mail yilin@yilin.com

U R L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
照 排 南京博览照相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 南京壹逸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1.25

插 页 2

字 数 360 千

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2 版 200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657-399-2/I·317

定 价 18.9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本书内页为特制淡绿色专用纸,请读者注意识别,谨防盗版

目 录

上 篇

第 1 章	冈多都城	3
第 2 章	游侠骑士	26
第 3 章	御驾亲征	42
第 4 章	重兵压城	55
第 5 章	星夜驰援	77
第 6 章	沙场喋血	86
第 7 章	火葬柴堆	97
第 8 章	妙手回春	104
第 9 章	决战前夕	117
第 10 章	黑门开处	1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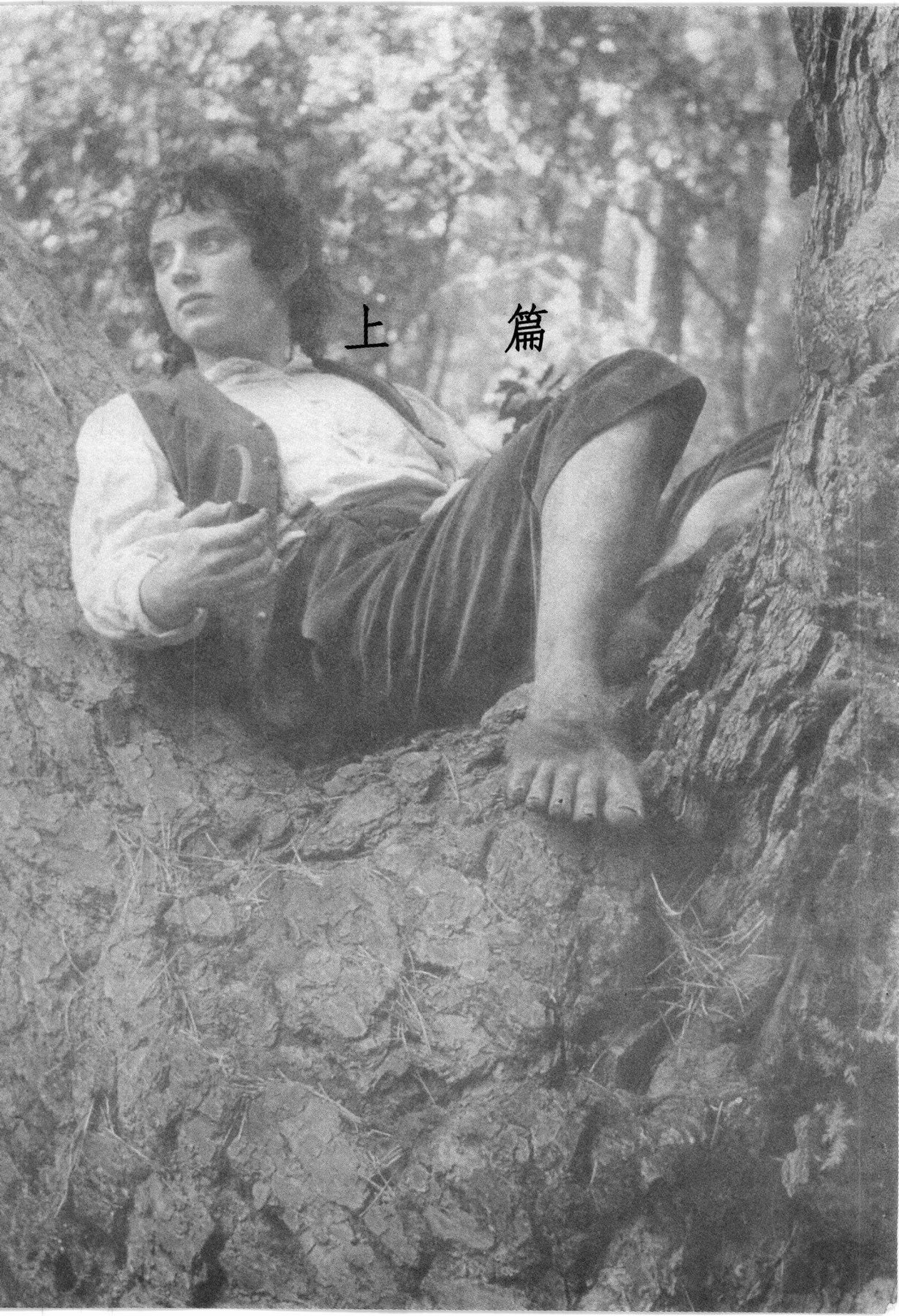
下 篇

第 1 章	塔楼救主	139
第 2 章	魔影之境	156
第 3 章	厄运山口	171
第 4 章	万众欢庆	184
第 5 章	国王加冕	194
第 6 章	依依惜别	207
第 7 章	重返家园	221
第 8 章	霞尔平乱	229
第 9 章	天涯永诀	251

附 录

附录一	列国诸王大事记	261
附录二	大事纪年(西方年表)	309
附录三	第三纪的语言和民族(附对照表)	326
附录四	中洲地图集	335

上 篇





第1章

冈多都城

皮平在刚多尔夫的斗篷下朝外面望着。他弄不清自己是醒着呢，还是依然处于飞速移动的梦幻中。打从这漫长的旅程开始，他就一直沉浸其中。黑咕隆咚的世界在他身旁飞掠而过，风声呼呼在耳际轰响。他只看见转动的星星，还有在右边天际映衬下蠕动的南山莽影。睡意朦胧之中，他竭力回想着他们走过的时日和沿途的情景，可脑子迷迷糊糊的，记不清楚。

记得一开始，他们就马不停蹄地在星夜中疾驰飞奔，当晨曦初露，他看到第一抹淡淡的金光时，他们抵达了寂静无声的小镇和山上那座空旷无人的大房子。还没来得及进去歇一下，那个有翅膀的魔影又飞来了，大家顿时吓得面无血色。皮平则由于刚多尔夫的一番轻声软语，已在角落里昏昏入睡。他浑身疲乏，但睡不踏实，依稀感觉到人们来来去去，交谈议论，刚多尔夫在传达命令。后来大家又重新上路，借着夜色疾奔。自那天他看过那块魔石后，已经过了两个晚上，不，三个晚上。想起那些可怕的事情，他蓦然惊醒，全身瑟缩。风声

3

中充满怵人的吼叫。

在乌黑的云障后面，出现了一道黄色的光亮，照亮了天空，皮平吓得往后一缩，以为刚多尔夫把他带入什么恐怖之地。他揉揉眼睛，才看清那是月亮，正在黑黝黝的东部阴影上冉冉上升，差不多已经浑圆。看来现在离天明尚早，他们还要在黑暗中再飞驰几个小时。他挪动一下身子，开口问道：

“我们到哪儿了，刚多尔夫？”

“到了冈多王国，”刚多尔夫答道，“正在经过阿诺里恩地区。”

一时间,大家又沉默不语了。接着,皮平一把拽住刚多尔夫的斗篷喊叫起来:“那是什么?看!是火,红色的火!这一带有龙吗?瞧,那儿也有!”

刚多尔夫没有直接回答,只是对着坐骑高喝道:“快,捷影!我们要跑了。时间紧迫。瞧!冈多求援的烽火已经点燃。战火已经升起。瞧!阿蒙丁、伊来纳赫烽火台上也升了火,正迅速向西面传去:纳多尔、埃多拉斯、明一里蒙、卡兰哈德,一直到罗翰边界上的哈利弗里恩。”

可是捷影却停下了流星大步,慢步行走了,接着,昂首一声长嘶。黑暗中传来了其他马匹呼应的嘶鸣,随即听到了隆隆的马蹄声,只见三名骑手策马飞驰而来,像月中飞行的幽灵那样一闪而过,消失在西面。捷影这才又抖擞精神,跃身疾驰,夜色如呼啸的狂风迅即将它淹没。

皮平又开始昏昏欲睡,没怎么去听刚多尔夫跟他说的话。刚多尔夫正在告诉他有关冈多王国的习俗,冈多君王如何在边界山脉两边的山顶上建立了一个个烽火台,并在那里设立哨所,备有骠骑,以便随时执行国王的命令,去北方的罗翰或是南方的贝尔法拉斯传送消息。“北部的烽火台已经使用了很久,”他说道,“不过古时候冈多不需要烽火台,因为他们有七块魔石。”皮平的身子不安地一抖。

“睡吧,别害怕!”刚多尔夫安慰他,“你不像弗拉多是去莫都,而是去米纳思蒂里斯,到那儿你就安全无事了,随你去哪儿。如果冈多陷落了,或者魔戒被夺走了,那么霞尔也将无安全可言。”

“你不用安慰我。”皮平说着,可是睡意还是莫名其妙地向他袭来。他记得,在他进入梦乡以前,自己最后见到一片高耸的白色山峰,西行的月亮照在这些山峰上,它们就如漂浮在云层上方的小岛一般闪烁发光。他不知道弗拉多现在何处,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到达莫都,甚至不知道他生死与否。他根本不知道,这天夜里,身在冈多以外的弗拉多,也正凝望着同一轮明月。

皮平被声音吵醒了。他们昼伏夜行,又过了一天。现在天将破晓,黎明时分寒冷透骨,四周一片灰蒙蒙的雾霭。捷影跑得汗水淋漓,通身冒着热气,但仍傲然昂首挺立,毫无倦意。它的一旁站着许多身着厚实斗篷的高个大汉,这些人的身后,影影绰绰有一堵石墙。那堵墙好像已经倒塌。虽然天色未明,仍能听到人们匆忙劳作的声音。锤子敲击、铁铲叮当、车轮辘辘。晨雾中处处都闪烁着火把和篝火的光亮。刚多尔夫在跟挡住去路的人说话,皮平一听,立即明白他们是在议论自己。

“可不,我们认识你刚多尔夫,”那伙人的头儿说,“你知道七城门的口令,可

以从这里过去。但是我们不认识你的伙伴。他是什么家伙？北方山区来的小矮子？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希望有陌生者来访，除非他们是勇士，他们的诚意与援助是我们所能信赖的。”

“我可以在德内豪摄政王面前为他作保。”刚多尔夫说，“至于说是不是个勇士，那是不能用身材来衡量的。英格尔德，他经历过的战争和危险比你还多，虽说你长得比他高一倍。他是从伊森加德战场来的，我们带来这方面的消息。要不是他现在筋疲力尽，我会叫醒他。他叫佩里格林，是个挺勇敢的人。”

“人？”英格德尔怀疑地反问道，其余的人跟着都笑了起来。

“人？”皮平大叫一声，此刻他已完全醒了，“人？当然不是！我是个霍比特！当然！除非必要，做个霍比特并不比做人英勇多少。别让刚多尔夫骗了你。”

“不自吹自擂，倒有可能成就大事，”英格尔德说道，“不过，霍比特倒是什么族类？”

“就是哈夫林，”刚多尔夫答道，“但不是人们提到的那个哈夫林，”他看到那些人脸上露出的惊讶神色，他又说道，“不是他，但是他的同族。”

“没错，就是和他一起跋山涉水的哈夫林，”皮平说，“你们城里的博罗米尔也曾和我们在一起，他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救过我的命，为了让我免得落入众多敌人之手，他自己最后被杀害了。”

“别说了，”刚多尔夫说道，“这个悲痛的消息本应该先告诉他父亲。”

“这我们已经估计到了，”英格尔德说，“近来这儿出现了不少奇怪的征兆。好啦，现在你们快过去吧！米纳思蒂里斯的君主急着想见到任何带来他儿子最新消息的朋友，不管他是人还是……”

“霍比特，”皮平说，“虽说我不能为你们的君主出什么力，但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当竭力而为，以悼念勇敢的博罗米尔。”

“再见！”英格尔德说，他的手下已经让出了一条通道，捷影缓缓地穿过石墙上一扇狭门。“但愿你给德内豪陛下和我们大伙带来忠言良策，刚多尔夫！”英格尔德高声说道，“但据说，你总是带来悲伤和危险的消息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难得来，而总是在需要我帮助时才来，”刚多尔夫答道，“至于什么忠言良策么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修佩兰诺城墙为时已晚。眼下只有你们的勇气才是抵御即将来临的大举进攻的最好手段——这就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希望。我带来的并不都是坏消息。放下铲子，磨利长剑吧！”

“傍晚前就能干完，”英格尔德说，“这是用来防御的最后一段城墙，这里不大可能遭到进攻，因为它面对着友邻罗翰国。你知道他们的情况吗？你看他们会闻讯前来支援我们吗？”

“会的，他们肯定会来。他们在你们身后已经打了不少仗。目前，这条路同

其他路一样都不再安全了。不过别气馁！要不是我刚多尔夫，你们会看到，来自阿诺里恩的不是罗翰骑兵，而是大批敌人。当然，现在依然有这种可能。睁大眼睛，提高警惕！再见！”

刚多尔夫现在进入了拉马斯埃科那边的宽阔地带，冈多人称那地方为外城，它是当年敌人攻占伊锡利恩之后，大兴土木修建而成。城墙从山脚处向外延伸一百多里，然后再绕回来，把佩兰诺原野围在墙里。那是一片绵延于斜坡之上的肥美土地，还有深深落入安达因河谷的层层台地。东北方向的外墙离米纳思蒂里斯大城门最远，约有四十里，它矗立在崛起的高岸之上，俯瞰河边的漫长浅滩，修建得最为高大坚固；因为从渡口和奥斯吉利亚斯桥过来的路，要从这道由重兵把守的城门通过，门两边筑有带城垛的塔楼。东南方向的外墙离都城最近，只有十里多一点。在这里，安达因河沿着南伊西林的埃敏阿嫩山左边拐了一个大弯后，突然急转向西；外墙就矗立在大河的陡岸处，下方是哈隆湾码头和船埠，供从南方各地溯流而上的船只停泊。

外墙内土地肥沃，耕地广袤，果园遍布，农庄里家家都有烘房、谷仓、羊圈和牛栏，从高地上流下来的条条小溪，潺潺流过绿野，汇入安达因河。不过这里农牧民并不多，绝大多数冈多人不是住在城里七环之内，就是住在洛萨纳赫山地的高谷中，或者住在更南面的风景如画的莱本宁，那里有五条湍急的溪流。居住在高山和大海之间的这个勤劳的民族统称为冈多人，其实他们的血统很混杂。他们中有一种身材矮小、皮肤黝黑的人，祖先是谁现在已无从考查，在国王出现前的黑暗时代，那些人就已住在山里。再往远去，便是辽阔的贝尔法拉斯，伊姆拉希尔亲王住在海边的多尔阿姆罗斯城堡内，他和他的子民具有高贵的血统，身材高大，有一双令他们自豪的蓝灰色眼睛。

6

刚多尔夫策马飞驰了一段时间后，天色渐亮。皮平醒来了，抬头望去，看见左首是一片雾海，如同黯淡的阴影从东面升起；在他的右边，从西方绵延而来的耸天群峰突然戛然而止，好像是在造地之初，河水冲破壁垒，切割出巨大河谷，使之后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就在艾雷尼姆来斯白山截断处，他望见敏多洛因山黑幽幽的巨大身影，暗紫色的深谷，还有在初阳下渐渐泛白的山体，这正是刚多尔夫告诉过他的景致。那座壁垒森严的城市建在此山突出部，它那七道古老的石墙坚固得像是由巨人直接从岩石上凿出来，而非筑造而成。

皮平惊讶地凝视着，只见朦胧的灰墙渐渐变白，在朝霞中披上一层淡淡的红光，太阳蓦然跃上阴暗的东天，射出万缕金光，照在城上。皮平叫出声来，原来屹立于最高一环墙上的埃克西利翁塔楼，如出鞘巨剑直刺青天，闪烁着珍珠般的银光，塔尖似乎由水晶铸成，美不胜收，城垛上几面白旗在晨风中猎猎飘

扬。远处高空传来一声清亮的银号般的声响。

刚多尔夫和皮平在初升的旭目下，骑马来到冈多国的巨大城门前，两扇铁门在他们面前缓缓打开。

“刚多尔夫！刚多尔夫！”人们喊道，“我们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！”

“是冲着你们来的，”刚多尔夫说道，“我赶在了它的前头。让我们过去！我必须趁他尚在位之际见你们的德内豪王。不管怎样，你们熟悉的冈多已近末日。让我过去！”

人们一听到他那不可违逆的声音，都往后退开了，没有再进一步问他，只是诧异地盯着坐在他前面的那个霍比特人和他那匹坐骑。因为这城里的人骑的马都很小，而且除了国王信使队的坐骑之外，街上难得看见马匹。他们说道：“这准是罗翰国王最剽悍的战马之一吧？也许罗翰骑士很快就会来支援我们。”捷影昂昂然顺着漫长的坡道而行。

米纳思蒂里斯的结构共有七层，每层都凿山而建，各有一环城墙，每环墙上都有一道门，但是七道门并不建在一条线上，城墙正大门在城墙之东，第二道偏南，第三道偏北，如此往上交错而建；所以那条通往石城最高塔楼的铺石路，呈之形攀上坡去。道路每次经过正大门的纵线时，都要穿过一条拱形隧道，那隧道将一块巨大山石凿穿。除第一层外，这块突出的巨石将各层都一分为二。一方面利用原先的山势，一方面依靠古代能工巧匠艰苦的劳动，在大门内的宽广院落后部，矗立着一座由这突出巨石筑成的塔形棱堡，面朝东方，它的边缘锋利如船之龙骨，棱堡很高，几乎和最高一层的地面相齐，顶上建有墙牒。站在上面的人如同巨轮上的水手一般，可以俯瞰七百尺下方的大门。城堡的入口凿在巨石中央，朝东；经过长长的点着灯的上坡长道，直通第七道门，最后抵达王宫和白塔楼脚前的喷水池。白塔楼巍巍壮观，从地基到楼顶高三百余尺，塔楼顶上，摄政王旗在平原上方的一千多尺高处飘扬。

7

这确实是座固若金汤的城堡，真可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；除非敌人能从后面登上敏多洛因山较低的山崖，再爬上将山城和山脉连在一起的那个狭窄山肩，即便如此，这个和第五层墙齐高的山肩上还筑有高大的壁垒，直达西面的断崖边；壁垒内有不少房屋，还有历代君王的陵墓，沉睡在这高山和塔楼之间。

皮平眼望着这巨大的石城，益加惊异。他做梦也没想到它是如此的雄伟壮观；它比伊森加德城堡大得多，也坚固和美丽得多。不过，无可否认的是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城堡已日趋凋蔽，居民至少已减少一半。他们所经过的每一条街

上，都能看到一些府邸大宅，它们的房门和院门上刻有许多漂亮的陌生字母，还有古代的图形。皮平猜想那可能是在这里住过的名门望族的名字和标记，可是眼下这里已门庭冷落，宽阔的小径不闻足声，深邃的门厅里不见人影，更无人从门口或窗户口向外张望。

他们终于走出阴影，来到第七层的城门前。和煦的阳光从大河那边照射过来，洒在平滑的城墙与坚固的廊柱上，洒在庞大拱门上方的峨冠博带的国王头像上。而此时，弗拉多正跋涉在伊锡利恩的林中空地上。刚多尔夫在门前下了马。王宫里不允许骑马，捷影只好在主人轻声吩咐下无可奈何地被带走了。

门卫身穿黑袍，头戴形状奇怪的头盔：顶部高耸，护颊很长，紧贴着脸，上面插着海鸟的白翼。头盔银光闪闪，它们确是用真银打造，是从鼎盛时期沿袭下来的。黑袍上绣着一棵白花盛开的树，树上方是一顶银色王冠和多角星星。这是伊伦迪尔继承者的制服，眼下在冈多，这种制服除了喷泉院前的王宫卫兵外，已经没有人穿。而制服上的那棵白树，以前曾生长在这院子里。

刚多尔夫一行到来的消息，似乎已经传到这里，他们没有受到盘问就获准入内。刚多尔夫快步穿过白石铺就的庭院，一股清泉在清晨的阳光下喷涌，周围是一片青翠的草地；但在草地当中却有一棵枯树，它低垂在喷水池上，从枯树的光秃丫头断枝上凄然下落的水珠，一滴滴落入清澈的池水中。

皮平跟在刚多尔夫后边，匆匆瞥了那枯树一眼，暗自想道，它看去多凄凉啊。他不明白，这儿的一切都照料得不错，为什么偏要留下这棵枯树。

七颗星、七块石，还有一棵白树。

他蓦然记起了刚多尔夫喃喃念及的这句话。这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来到王宫大厦的门前，跟在刚多尔夫后面走过沉默不语的魁梧卫兵身旁，进入冷气逼人的阴暗石厅里。

他们走上一条空荡荡的铺石长廊，刚多尔夫边走边对皮平悄声说道：“说话小心些，皮平先生！可不能乱使你们的霍比特性子。塞奥顿是位和蔼仁慈的老人，德内豪可是另一种人了，虽说他没有被称为国王，但出身更高贵，权势更显赫，又骄傲又敏感。由于你能告诉他有关他儿子博罗米尔的消息，他会一直跟你说话，问你许多问题。他很爱他的儿子，甚至称得上溺爱。这正是塞奥顿同他不是一样的地方。凭着这股父爱，他认为很容易地从你的嘴上了解到他想了解的情况，远比从我这儿了解更容易。除非必要，别跟他说得太多，别提弗拉多的事。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处理的。除非万不得已，也别说阿拉贡的事。”

“为什么不要说？阿拉贡怎么了？”皮平小声地问道，心里想打并不这儿吗？反正他本人不久就会来的嘛。”

“很可能，很可能，”刚多尔夫说，“不过，就是来的话，谁也料不到他来的时间和方式，甚至德内豪也不会知道。这样更好，至少他可以出其不意地出现。”

刚多尔夫在一扇闪亮的金属大门前停了下来。“你知道，皮平先生，现在没有时间向你介绍冈多的历史了；要是你在霞尔的丛林里掏鸟蛋和逃学的那会儿，学过一些冈多国历史就好了。现在，照我说的做！在你向一个君主带来他的继承人的死讯时，再提到有人会来向他要回王位，那就太不明智了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王位？”皮平惊讶地问道。

“对，”刚多尔夫说，“如果这几天的奔波之中，你一直闭目塞听，不动脑子，那么现在该清醒了！”说完抬手敲门。

门开了，但看不见来开门的人。皮平看到一个大厅，两排高高的廊柱支起屋顶，廊柱外面的宽阔的过道边各有一排深凹的大窗户，用作采光，黑色大理石的廊柱顶端雕刻着许多奇禽怪兽：幽幽的大拱顶镶满彩色的花格，隐隐闪着金光。在这庄严的大厅里，没有悬垂物，没有描写历史故事的雕刻图案，没有任何编织物或者木制品。但在廊柱之间有一群默默伫立的高大塑像，都是用冰冷的石头雕刻而成。

这使皮平蓦地想起了刀劈斧凿般的阿冈纳斯岩石，面对那排历届国王的塑像，他不由得敬畏交加。大厅尽头是一座有许多台级的高台，放着一张高高的王座，上方有一把形如王盔般的大理石华盖，王座后面的墙上，雕刻着一棵装点着各式宝石和花果的树。但是王座上没有人。王座高台的最下面那个又宽又深的台级上，有一把毫无装饰的黑石椅，其上端坐一位老人，他手握一根金头的白色权杖，低着头，两眼定定地凝望自己的膝部。他俩缓步向他走去，直到离老人的脚凳三步之遥处才停下。然后，刚多尔夫开口道：

“尊敬的米纳思蒂里斯摄政王，埃克西利翁之子德内豪！在这危难的时刻，我给你带来消息和建议。”

老人这才抬起头来。皮平看到一张轮廓分明的脸，颧骨隆起，皮肤呈象牙色，一双乌黑深邃的眼睛之间嵌着长长的鹰勾鼻。他看去并不怎么像博罗米尔，倒有些像阿拉贡。“眼下的形势确实危急，”老人说道，“就在这个时候你刚多尔夫来了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冈多即将遭到劫难。但更糟的是我自己的厄运。听说你带来了亲眼目睹我儿子阵亡的人，是他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刚多尔夫答道，“这是两个亲眼目睹者中的一个，另一个现在和罗

翰的塞奥顿在一起,可能随后就会到来。如你所知,他们是哈夫林,不过他并不是预兆中所说的哈夫林。”

“可是他终究是个哈夫林嘛,”德内豪疾言厉色地说道,“听到这名字我就感到讨厌;这该诅咒的字眼一出现就搅乱我们的计划,让我的儿子也给拖了去做那件疯疯癫癫的事,为此而丢了性命。我的博罗米尔!眼下我们正需要你啊。要是让法拉米尔替他去就好了。”

“他本来想去的。”刚多尔夫说道,“你是很伤心,但你得讲个公道啊。当时是博罗米尔自己要求去的,他不容别人去做。他秉性高傲,特立独行。我和他一起长途跋涉,很了解他的脾性。你刚才说到他的死,在我们来以前你已知他的消息了?”

“我已经得到这个消息,”德内豪说道,放下权杖,从膝部拿起先前一直凝视着的那件东西。那是一只很大的镶着银边的野牛角,被拦腰劈成了两半。他每只手里各拿着半个号角。

“那是博罗米尔一直随身带的号角!”皮平一见就叫起来。

“不错,”德内豪说道,“当年作为长子,我也佩戴过它,我们家族中的长子都佩戴过,这可以追溯到国王失败前的遥远年代,从马第尔的父亲弗隆第尔在鲁恩原野上捕猎阿劳野母牛时起。十三天前,我依稀听到北部边境传来号角声,后来大河将它带给了我,它已经断掉了,再也无法吹了。”他停住了口,一时气氛凝重,鸦雀无声。突然,他那阴郁的目光转向了皮平。“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,哈夫林?”

“十三,十三天,”皮平结结巴巴地说,“哦,我想,你说得对。他吹响号角时我就在他身边。但是没有援兵到来,只来了更多的奥克斯。”

“那么说,”德内豪目光似箭,盯着皮平的脸,“你当时在那儿?说详细些!援兵为何不来?怎么你逃了命,他却死了?像他那么了不起的人,光那些奥克斯能对付得了他?”

皮平脸涨得通红,忘记了害怕。“最勇敢的人也能被一枝箭射死嘛,”他反驳道,“博罗米尔身上中了好多箭。我最后看到他时,他已倒在一棵大树旁,正在拔肋部的一根黑羽箭杆。我一下子昏倒了,当了俘虏。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,也没听到他的消息。一想到他我就肃然起敬,他是个非常英勇的斗士,我的同胞梅利阿道克和我在丛林里遭到黑魁首索隆的军队袭击,博罗米尔为了救我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;他倒下了,我对他永怀感激。”

皮平正视着老人的眼睛,他的心被老人那嘲谑和怀疑的冰冷口气刺痛了,不由得突然升起了一股豪情。“如果一位大人族的君王想在一个霍比特、一个北方霞尔的哈夫林身上得到回报,那么尽管只是绵薄之力,也理应奉献,以作报

答。”他撩起灰色斗篷，抽出那柄小剑，把它放到德内豪的脚旁。

一丝淡淡的笑容，如冬日黄昏一抹苍白的阳光，掠过了老人的脸；他低下头，伸出一只手，把断裂的号角放在一边，说道：“把剑递给我！”

皮平拿起剑，把剑柄递给老人。“这剑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德内豪问道，“是把多年的古剑，这准是我们北方的同胞在遥远的过去打造的吧？”

“这剑来自我们国家边境的山上，”皮平说，“不过现在只有邪恶的家伙住在那里了，我不愿多说他们。”

“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你们的奇闻轶事，”德内豪说道，“这倒再次表明，人不可貌相，哈夫林同样如此。我愿意接受你的效忠，因为你不怕威胁，而且讲话谦恭有礼，尽管说话的口音在我们南方人听来有些怪。但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需要一切心怀善意的人，不管他们长得高大还是矮小。现在向我起誓吧！”

“握住剑柄，”刚多尔夫对他说，“跟着摄政王念，如果你决定这么做的话。”

“我决定了。”皮平回答道。

老人把剑放在膝上，皮平一手按住剑柄，跟着德内豪慢慢说道：

“本人起誓，矢志效忠冈多王国摄政王，从此以后，无论说话沉默，工作憩息，差外勤内，受苦享受，和平战争，生离死别，一切听凭吩咐，直至摄政王解除本人誓言，或命归苍天，世界末日来临。立誓人：霍尔哈夫林派拉丁之子佩里格林。”

“我，埃克西利翁之子德内豪摄政王，冈多君主，听此誓言，铭刻不忘，定予回报；永怀爱心，英勇荣耀。违背誓言，决不宽恕。”皮平收回自己的剑，插回剑鞘。

“现在，”德内豪接着说道，“我向你发出第一道命令：开口说话，不可沉默！把你的经历告诉我。把你所知道的有关我儿子博罗米尔的一切都告诉我。坐下，开始吧！”说着，他摇了下脚边的一个小银铃，几个侍从立即走上前来。皮平这才看到，他们原来一直站在门两边的凹处，他和刚多尔夫进来时没有发现。

“请我们的客人就座，拿酒和食品来，”德内豪吩咐道，“一个小时内别来打扰我们。”

“我只能挤出这点时间，我要关注、处理的事务太多了，”他对刚多尔夫说，“你要说的可能很重要，然而对我而言，还不算是紧迫的事。不过，我们也许能在晚上再谈谈。”

“希望更早一点，”刚多尔夫答道，“我马不停蹄地从伊森加德赶来，千里迢迢，可不是光为了替你带来一个小个子勇士。塞奥顿打了一大仗，伊森加德已经攻克，我打断了萨茹曼的权杖，这些对你难道都无关紧要吗？”

“很重要。但是我已经掌握不少这类情况，足以供我考虑如何抵御东方的